

久违了， 莫斯科！

高莽



久违了莫斯科！

高莽



久违了，莫斯科

高 莽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196千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册

书号：10248·025 定价：1.80元

目 录

枞桦吟	1
——苏联诗人会晤记	
尤·沃罗诺夫	
布·奥库扎瓦	
蓉·莫里茨	
愿美好的希望变成事实	28
——诗人叶·叶甫图申柯	
诗，给人以力量	56
——记女诗人丽玛·卡扎科娃	
波罗的海风	75
——列宁格勒作家印象记	
尤·雷特海乌 第一个楚科特族作家	
达·格拉宁 科技题材的开拓者	
谢·沃罗宁 短篇小说能手	
为文学增添色彩	104
——画家奥·威列依斯基	

人民的爱	125
——莫斯科普希金纪念馆	
诗人的生活岂能没有苦难?.....	143
——参观莱蒙托夫故居	
大地之子	157
——忆雅斯纳亚·波良纳	
托翁故居随想	176
不安的灵魂	194
——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高山仰止	208
——访高尔基故居	
人——机关	221
——重访高尔基故居	
高尔基大街	228
莫斯科街头掠影	244
“莫斯科”是什么意思?	
新旅馆与古教堂	
托尔斯泰雕像纪念碑	
中国影子	
莫斯科剧院一瞥	260
莫斯科艺术剧院新址	
旧楼改建的塔干卡剧场	

文化艺术综合体——国立儿童音乐剧院

莫斯科之行	284
——记第六届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	
苏联当代诗歌在中国(发言稿).....	303
后 记	313

枞 桦 吟

——苏联诗人会晤记



11月的莫斯科，只有零下六、七度。我们下榻在俄罗斯旅馆，附近的几个广场，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雪中长着一片枞树、桦树和不知其名的树丛。枞树伸张着宽大的

墨绿色的臂膀，魁伟庄严；秀挺的小白桦树，在寒风中摇曳着柔韧的枝条，婀娜妩媚。这些树木与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古老的小教堂相互映衬，别有一番情趣，也许这就是俄罗斯风光吧！本地人告诉我：“前几天，这儿下过两场大雪。大雪，才象真正的冬天。当你走在街上，听到大雪发出声响时，我们才认为真正的冬天来到了。”是呵，我很想听听雪的声音。我们每天经过旅馆前的广场时，我总是在侧耳谛听；也许，在这个时节，我不只可以听到雪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枞树和白桦树的低吟……

尤·沃罗诺夫



尤·沃罗诺夫

这次来到莫斯科，认识的第一位诗人是尤利·沃罗诺夫。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所以我们拜访作协时，就是他出面接待的。沃罗诺夫五十四岁，他的体态和所有他那个年龄的苏联人一样，有些发福，灰白的头发，中上的身材，在那浓浓的眉毛下藏着一双犀利的眼睛。他说话不多，深沉而朴实。他的诗恰如其人，句句都让人体味到内在的激情。会议期间，杰缅季耶夫在他所作的有关八十年代的诗歌报告中说：“沃罗诺夫的组诗《围困》催人泪下。”我觉得他的话并不夸张。那次会见沃罗诺夫时，他赠给我们每人一本《围困》诗集。当天夜里，我通读了一遍。一页一页地读着，仿佛耳边传来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炮声，眼前出现了熊熊的火光映红了的涅瓦河；仿佛看到了在那艰苦卓绝的日子里，列宁格勒人

民——老人、少年，男人、女人——忘我地抗击敌人，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烧的，但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有必胜的信念。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房屋一栋栋被炸毁，亲人一个个被炸死，有的饿死了，有的冻死了，可是生存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顽强不屈地战斗着、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子孙后代，必须战斗，必须坚持，必须胜利。

让我们听听他的短诗《翅膀》是如何表达了这种钢铁意志吧：

如果能有一双翅膀！
一双矫健的翅膀，象鸟儿一样，
那时，可以展翅高飞，
飞向大陆，任意翱翔。

在那里，听不到隆隆炮声，
看不到爆炸中摇晃的楼房。
在那里，可以彻夜无忧地安眠，
把列宁格勒遗忘。

如果能有一双翅膀！
可以穿过风雪冰霜，
离开凛冽的寒冬，
飞向遥远的、炎热的南方，

在那里，浩月当空，
没有丝毫恐怖的迹象，
在那里，出炉的面包飘香，
吃着它，迎接黎明的曙光。

如果能有一双翅膀！……
如果我们真有翅膀，
那么，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我不要！”
我们说得到，做得到。
让鸟儿在云中飞翔吧，
而我们，会把翅膀拔掉，
亲手把它抛入篝火，
让敌人看一看
我们的怒火冲云霄。

啊，如果能有一双翅膀！

我读着这首诗、这本诗集，想到列宁格勒人这种豪迈气概，
热泪不止一次地涌出眼眶。

12月6日，苏联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国际诗歌晚会，出席
苏联文学翻译家会晤的各国诗人、翻译家聚集在中央文学
家之家的大厅里，用各种语言朗诵诗歌。主人也参加了。老
诗人阿里格尔、加莫扎托夫，年近六旬的奥库扎瓦、中年的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等人都出席了，有人还朗诵了自己的作品。那一天我与沃罗诺夫一起坐在台上，我说：

“过去没有注意你的诗，真遗憾。”

“我的诗过去发表得很少，你不可能注意到。”他说。

我向他了解他的经历。他告诉我，1929年他出生在列宁格勒，在那儿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战后上了大学，后来在列宁格勒州共青团委工作，担任过书记，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我从一些书刊中知道他曾担任过《接班人》报编辑，《共青团真理报》主编，《真理报》社的秘书长及该报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的记者站站长等职务。“我生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是我的故乡，我经常回去看一看。”他的话中没有感情浓郁的词汇，可是他的声调，那充满底蕴的声调，却让我深深感到他对列宁格勒的眷恋。他说话不慌不忙，走路不紧不慢，可能这也是列宁格勒人所特有的作风。人们都说，莫斯科人干什么事都匆匆忙忙，而列宁格勒人恰恰相反，再急的事他也不着急。

“围困的九百天你都在列宁格勒吗？”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我想起他那有名的诗句：

1943年

我们获得了奖章，

1945年——

才领到公民的证件。

沃罗诺夫十三岁参加了共青团，积极投入战斗。为此，政府授予他“保卫列宁格勒”奖章，而那时他只有十四岁，要过两年才到成年，才能成为苏联的正式公民，才能领到公民证。他属于早熟的一代苏联青年。他的诗继承了老一辈诗人的革命传统，诗中灌注了自己的感情与血泪。有一位诗人用这样的话评价沃罗诺夫和他的作品：“在那可怕的围困年代，尤利·沃罗诺夫论年龄不过是个孩子，但命运使他成了战士，列宁格勒的一切都渗入他的心灵，并永远驻留在其中。后来，在那充满顽强精神的悲惨的冬日过去了多年之后，诗神前来叩击他的心扉，记忆犹如聚光灯从过去的景象里唤出无与伦比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是被围困的城市中的日常表现……诗人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诗，诗中描写的刚毅又变成了今天人民的财富。”沃罗诺夫告诉我，翌日他又要到列宁格勒去了。列宁格勒人为迎接自己的城市解放四十周年，决定以沃罗诺夫的组诗为基础，排演一场大型歌舞剧，并于1984年1月正式上演。可惜，我们已经来不及观赏这个演出了。

我们在以列宁命名的英雄城市参观游览时，在新区宽敞的大路上，看到一座高大的石碑。这是为庆祝该城的胜利而修建的纪念碑。这几何止是一座碑，而是一片建筑群，地上有，地下也有。地下部分是展览厅，介绍保卫战的英雄史诗；地上部分除石碑外，左右还有战斗的人物雕塑，周围有一堵墙，墙上刻着：

啊，石头！愿你们象人民一样坚强！

这也是沃罗诺夫的诗句。战时，人们用石头的坚硬来激励围困在城中的市民，而市民的表现却比石头还坚强。所以，他的诗句表达了人们的钢铁意志，成了名言。那天，在国际诗歌晚会上，他朗读了几首诗，还是关于卫国战争的。列宁城的主题，保卫战的主题，一直主宰着这位诗人的心。他出版的几本诗集也都属于这一主题。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围困的生活？”我问他。

“战争时我就写，但发表作品是在1965年。那一年，我在《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围困时期的笔记》。”

沃罗诺夫谈话很矜持，但在他不多的言语中，我仿佛隐约听见了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正如他的诗中写的：

为了让地球上
别再重复
那个寒冬，
我们必须
让子孙后代
象我们一样
把往事铭刻在心中！

我并不是瞎操心，

让大家
别把那年的战争遗忘，
要知道，这记忆——是我们的良心，
我们需要它，
如同需要力量一样……

沃罗诺夫的组诗《围困》朴实无华，有些民歌体的味道，几乎篇篇写的是战时的灾难、困苦、死亡，但无处不洋溢着人民对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念。他的诗以情感人，给人以鼓舞、以力量。我很喜欢他的《死去的人们》。在莫斯科时，我把它译了出来，并在大会发言中用中文朗诵了一遍：

一种感觉埋在我的心底：
每当礼炮齐鸣的时际，
在围困中牺牲的人们，
一个个会从地上爬起。

他们沿着大街小巷，
向着涅瓦河畔走去，
他们和所有的活人一样，
只是没有口唱歌曲。

并不是他们不想

跟我们同声欢唱，
只因为死去的人们
不做任何声响。

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声息，
可是死去的人们永远、
永远和活人在一起。

他们一边走一边观察，
仿佛在等待我们的回答：
你是否无愧于今日的生活？
你是否无愧于自己的年华？……

诗人以昨日正义战争中的死者之口，查问今日胜者的行径，何其有力！当我又用俄文朗诵之后，我发现坐在我附近的一位银发老太太正用手帕拭泪。我知道，这绝不是朗诵所致，而是那真挚的诗句勾起了她的心丝。

沃罗诺夫的诗是苏联当前诗歌中的一种。说它是其中的一种，当然也还有其它形式的，奥库扎瓦的诗便是。



布·奥库扎瓦

B. Olyuda
6.12.83

布·奥库扎瓦

在国际诗歌晚会上，我遇见了布拉特·奥库扎瓦。

早在五十年代，由于他那奇怪的姓，最初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苏联报刊把他作为俄罗斯作家介绍给读者，而他的姓并非象俄罗斯人。他的小说《愿你健康，中学生！》受到批判以后，开始关心他的创作倾向。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笔下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出现过：戏剧、小说、电影剧本。然而，苏联人民谈论最多的，还是他吟唱的诗歌。

他有一首，叫《三姊妹》，她们是“薇拉”、“纳杰日达”和“柳博芙”。这是苏联人民很喜爱的女人名字。如果把这三个名字译成中文，则是“信念”、“希望”和“爱情”。诗人在原诗中用大写字母开头，故兼有双重意义。这首诗流